



評龍宇純教授著作

# 《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

◎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馮 蒸



龍宇純教授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漢語音韻學家，曾受業於音韻學大師董同龢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漢語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在長達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內，先生發表了多篇具有廣泛影響的漢語音韻學論文，揭載於海內外各著名學術刊物和論集中。對於一個漢語音韻研究者來說，如欲把這些論文一一搜羅完備加以批閱，實非易事，對於臺灣以外的學者更是倍感困難。最近，龍先生將其有關古漢語音韻論文精選20篇，集為《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一書，2002年12月由臺灣五四書店和利氏學社聯合出版。全書凡五十餘萬言，印刷精美，成為2002年漢語音韻學界一大盛事，全書篇目如下：

## 中古音部分

1. 例外反切研究
2. 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
3. 論照穿牀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
4. 陳澧以來幾家反切系聯法商兌並論切韻系韻書反切系聯的學術價值
5. 從臻櫛兩韻性質的認定到韻圖列二四等字的擬音
6. 從集韻反切看切韻系韻書反映的中古音
7. 切韻系韻書兩類反切上字之省察
8. 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
9. 中古音的聲類與韻類
10. 支脂諸韻重紐餘論
11. 陳澧反切系聯法再論
12. 內外轉名義後案

## 上古音部分

13. 李登聲類考
14. 上古清唇鼻音聲母說檢討
15. 有關古韻分部內容的兩點意見
16. 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檢討
17. 再論上古音-b尾說
18. 上古音芻議
19. 古漢語曉匣二母與送氣聲母的送氣成分——從語文現象論全濁塞音及塞擦音為送氣讀法
20. 上古漢語四聲三調說證

從以上篇目中可以看出，龍先生在中古音領域和上古音領域均有建樹。限於篇幅，這裡不可能對各篇逐一作簡述，現謹就該書中部分筆者讀後深有感觸的論文，略抒愚見，敬請各位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中古音部分共收有論文13篇，這些論文集在例外反切、反切系聯法商榷、照組二類讀音、重紐問題、內外轉名義等有關中古音系研究的層面上。這裡，我首先要舉出的是先生的成名作〈例外反切研究〉（1965）一文。我們知道，漢語音韻研究者對反切的通常理解都是反切結構上字管聲母，反切下字管韻母和聲調，如此而已。其實，這僅是對一般反切而言，實際上中古反切結構有多種複雜的情形，不可僅以此一種模式而範圍全部反切。除此種模式外，憑反切上字定被切字的等第開合的情況頗多，所謂「例外反切」，其實是反切結構的另一種模式。此文對中古的各種所謂「例外反切」條分縷析，窮源竟委，做出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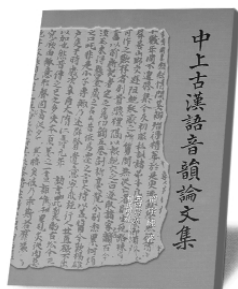




乎情理的解释，俾使學者們對中古的反切可有一個全面深入的瞭解。筆者曾任《中國語言學大辭典·音韻卷》的主編，該書於1991年在大陸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此「音韻卷」即收有「例外反切」一詞條（147頁），即由筆者確定並根據龍先生此文撰寫。當時海峽兩岸尚未溝通，龍先生此文筆者在大陸無法見到，於是乃轉托日本學者從日本複印回來撰就的。今重讀此文，頗為感慨。筆者認為，學者如欲全面掌握中古反切，陸志韋先生的〈古反切是怎樣構造的〉（載《中國語文》1963年5期）和龍先生此文同為研究中古反切的必讀文獻。

「重紐」問題是中古音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亦是龍先生研究的重點之一。但龍先生的觀點與一般的重紐研究者很不相同。可以說在重紐研究中自成一派。「重紐」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問題也很複雜，筆者在這兒僅想舉出一個問題來談，就是重紐韻中舌齒音的歸屬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音韻學界長期以來主要有兩種意見：1.一說是舌齒音和韻圖置於四等的喉、牙、唇音是一類，韻圖排在三等的喉、牙、唇音單獨為一類。持此說的是董同龢先生，見所著《廣韻重紐試釋》。2.另一說是舌、齒音中的莊、知兩組字和來母字與重紐三等字為一類，其餘的精、章兩組字和日母字與重紐四等字為一類。這種兩分法不僅適用於支脂祭真仙宵侵鹽8個韻系，而且適用於其他的普通三等韻。持此說的是陸志韋先生，見所著《古音說略》。龍先生在〈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1970）一文提出了與上述兩說全然不同的看

法，主張重紐的四等幫、滂、並、明、見、溪、群、疑、影、曉10個聲母的字單獨為一類，其餘聲母的字為一類。也就是說重紐韻類似一個五音俱全的普通三等韻加上一個只有唇、牙、喉音的純三等韻的結構。後來大陸學者邵榮芬教授在《切韻研究》（1982）書中亦提出了同樣的看法。由於海峽兩岸長期隔絕，學術音訊全無，雙方都是在各自獨立研究的基礎上，分別根據不同的理論和資料而取得相同的結論，完全是不謀而合，殊途同歸。這在漢語音韻學史上實在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  
龍宇純著/五四書店  
9112/1,200元  
ISBN 9579391084  
精裝

龍先生對中古聲母的另一新見就是對照組聲母——照二和照三兩類切上字的看法。自清人陳澧及西人高本漢以來，通常的中古音研究者均認為照二、照三是兩類聲母。龍先生在〈論照穿床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一文中則認為它們是一套聲母，至於其上字的分為兩類，與其他聲母（如見、溪、疑、曉、影等）的反切上字分為二類本質無殊，皆聲母相同，不同在介音。此一看法，不但與傳統字母等韻家的看法一致，而且可以從上古音的源頭尋得線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意見。

龍先生的〈從集韻反切看切韻系韻書反映的中古音〉一文，發現《集韻》的反切上字，凡屬支脂諸韻唇、牙、喉音重紐，四等與純四等韻為一類，三等與普通三等韻別為一類，兩者幾乎絕不相通，由此可見《集韻》編者對於反切上字的使用，深致用心，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在〈中古音的聲類與韻類〉一文中，龍先生認為中古聲類韻類的考求，不可只憑反切系



聯法來考求，必須結合字母與韻圖，使三者貫通，才可求得真相。據此，龍先生所得的中古聲類數，反切上字系聯的數目，與字母家所言相吻合，30字母即30個不同聲母，36字母亦即36個不同聲母，不多不少。中古的韻類數，龍先生認為在等韻圖中，凡所在之等，即其所屬的等韻，因得417韻類，遠超過系聯反切所得的321類之數，而與天寶《韻英》「切韻舊有429韻」之說，若合符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新見。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謹在這裡提供一點參考性意見。就是把反切系聯、字母、等韻圖三者相聯繫時，似乎要考慮到這三者的方言性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它們是不是同一個音系基礎上的產物。以唐代守溫的30字母或36字母為例，守溫的籍貫是「南梁」，據唐蘭先生考證，「南梁」即是唐代的興元，在今陝西省南鄭縣。所以守溫字母反映的應是秦音，即唐代長安音。而《廣韻》（即《切韻》）的音系基礎雖尚無一致意見，但絕非唐代的長安音則可以肯定。筆者是相信《切韻》音系的基礎基本上是洛陽音說。所以30字母或36字母與《廣韻》的聲類系聯結果因方言基礎不同有可能不一定一致。以上看法筆者亦不敢意必，聊供參考而已。

至於本書的其他中古音研究論文亦均有新見，精義甚多，限於篇幅，恕不能盡。

先生關於上古音的論文有7篇，這7篇論文在漢語音韻學界均有廣泛影響。

先生的〈上古清唇鼻音聲母說檢討〉，對上古音構擬中的清鼻音聲母說特別是清唇鼻音聲母說提出了商榷意見，逐一檢討有關例證，從形音義三方面加以推敲，核諸文獻，其結論非常值得重視。據我所知，大陸已故著名漢語音韻學者王顯先生對上古音的清鼻音聲母說也持反對意見，並曾多次跟筆者提及，可惜王先

生未及見到龍先生此文就故去了。目前持清鼻音聲母說的上古音構擬體系在音韻學界仍具廣泛影響，龍先生的這一看法特別是對有關例證的討論顯然值得重視。

先生的〈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檢討〉和〈再論上古音-b尾說〉在漢語音韻學界特別是大陸音韻學界頗有影響。目前對上古音陰聲韻的構擬主要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有輔音韻尾，持此說的有高本漢、李方桂、陸志韋、董同龢等先生。一派認為沒有輔音韻尾，持此說的有王力、陳新雄、鄭張尚芳等先生。龍先生此文與後一派學者的意見相同，但論證更為深入、細緻。先生前一文中的部分有關論述對筆者很有啓發，筆者撰寫的〈論「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的韻母系統及其構擬：附論宋代邵雍和祝泌韻圖的入聲韻尾〉（1991）一文即引用了龍先生此文中的有關例證來論證《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的入聲仍具有-p、-t、-k韻尾，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僅是一個喉塞音-ʔ尾和-p尾。

〈有關古韻分部內容的兩點意見〉一文雖然不長，但觀點非常重要。先生的兩個觀點是：（一）凡《說文》諧聲與古韻分部不合者，宜從文字學觀點，利用古文字資料糾正許慎誤說；（二）周代亦必有其時之古今音變及方言音異，同一字不必僅見一個韻部，如有確證，即可兩部兼收，以減少通韻、合韻、借韻之說。根據這個觀點，先生指導謝美齡女士寫出了頗具特色的博士論文《詩經韻部說文字表》。上古音研究由此開闢出一條新的途徑。

這7篇上古音論文中最能全面代表龍先生觀點的是〈上古音芻議〉一文。此文長達6萬餘字，是一篇高水準的學術論文。此文基本上是針對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1971）提出商榷意見，同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文



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論單一聲母和介音，其要點是：1. 取消圓唇聲母，仍以開合兩分。2. 據中古四個等，區分上古為甲、乙、丙、丁四韻類，甲類無介音，其餘分別具r、j、i介音，取消rj複合介音的構擬。3. 定上古聲母有21個，並四類韻俱全。照、穿、床之二等出於精、清、從，三等絕大部分出於帶s或z的複母（或詞頭）的端、透、定，小部分亦出於精、清、從；審、禪則無論二等還是三等，均分別出於心、邪。日母出於帶s複母（或詞頭）的泥，喻四則本讀z複母。第二部分論上古韻部及擬音，主張：1. 古韻分22部最為合適。2. 受方言影響，音有正有變，不必一字只隸屬一個韻部，亦不必任何異音都要求其音變條件。3. 陰聲字不具塞音尾，歌部則獨具韻尾-r。4. 宵部陰聲原是談部的陰聲，其後脫離了陰陽關係，其入聲亦自葉部分出；侵緝原亦有陰聲，今則混入了幽。5. 舉出40餘組幽部轉讀入微文部字例，證實上古音本不具-g、-d韻尾。從以上的概括中可以看出，龍先生的上古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國學根底深厚，古文獻學與古文字學兩擅，凡立一說，必舉出大量例證，其精闢的考證，在在可見。先生所提上列諸點，無疑均值得上古音研究者認真思考。此文的發表對推進上古音的深入研究，無疑有重要意義。筆者讀此文時，還有一點特別的感受，就是先生此文原刊于《史語所集刊》第69本第二分（1998）331—397頁。正文之後僅有一「後記」。但收入本書中時。則又增加了一篇「再記」和一「附錄——審查報告」。我在讀這篇「再記」和「審查報告」時，對作者和審查人的高水準論辯極為折服。特別是兩位學者對「生」字「所京切」的論辯，真是值得所有的上古音研究者注意。本論文涉及到的上古音問題甚多，如果一定要讓筆者表示一點

補充意見的話，就是此文在討論聲母部分的圓唇舌根音聲母問題時，論及。元音在微、文兩部舌齒音聲母後發生圓唇作用而產生合口。先生和「審查報告」對此均有深入討論。我則認為這個問題在上古本不存在。這主要因為李方桂先生過於相信等韻圖和高本漢的擬音，認為《切韻》音系中「痕魂」、「哈灰」都是開合對立韻，從而導致其上古的合口擬音出現新的難題。而按照大陸學者俞敏（見所作《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1984））、施向東（見所作《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言》（1983））和筆者（見所作《〈切韻〉“痕魂”、“欣文”、“哈灰”非開合對立韻說》（1991））三人的意見，「痕魂」、「哈灰」以及「欣文」每對之間均非開合對立韻，每組間均是主要元音不同的兩個韻，如「痕魂」的中古音可是-on/-un，「哈灰」是-oi/-ui等。所舉證據都很確鑿（有梵漢對音，漢藏比較，《切韻》殘卷等），足證等韻圖的「開合」標注與高本漢的擬音之不確。這樣不但合理地解釋了《切韻》的分韻原則，而且解決了上古音開合口構擬中的一個難題，我覺得應是值得重視的意見。謹在這裡提出，供讀者參考，並請方家指正。

龍先生〈上古漢語曉匣二母與送氣聲母的送氣成分〉一文也是一篇極具深度、極富見解的高水準論文。該文通過對同字異音、同源詞、連綿詞及漢字結構的深入分析，主上古全濁塞音及塞擦音為送氣讀法。我認為能夠寫出如此內容深刻、論證嚴密的論文必須極具功底，當前漢語音韻學界能夠寫出如此高水準論文的學者實在已是「鳳毛麟角」。

綜觀全書，精彩極多。實在是一本漢語音韻研究者的必讀書和必備書。相信本書的出版，必將在漢語音韻學史上佔有重要一頁。